

論學術院與學術發展

陳 永 璣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 (Plato) 講學的校園，在雅典 (Athens) 西北郊外的 Academia，所以現代各國學術院，多數以此為名。例如法國學術院 (Academie Française — 1635)、德國學術院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1700)、西班牙學術院 (Academia Espanola — 1713)、俄國科學院 (Rossijskava Akademia Nauk — 1725)、美國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863)、英國學術院 (British Academy — 1901)、中央研究院 (Academia Sinica — 1927) 等等。

學術院不是一國只有一個。學術院不可不以私人組織？學術院如何提名選舉院士？院士名額有無法定限制？學術院如何推進學術研究？學術院之內，應設多少研究所研究室？諸如此類的問題，雖是常識問題，但是屬於很專門很偏僻的常識，而且答案又是言人人殊，一言難盡的。本文先是走馬看花，涉獵各國著名學術院的史實，擷取一些掌故傳略，摸索不同學術作風之後，乃來討論我國學術發展上的當務之急。

(一) 法國學術院

法國學術院不是世界最早的學術院。最早使用 Academia 一字為名的學術院，始於意大利。可惜滄海桑田，別人早已作古物化，該院乃成碩果猶存的老大哥。初創五年間，原是學術名流的私人組織，後得法國首相黎希留 (Duc de Richelieu) 的重視，變成國立機構。重心在於文哲、歷史、政經方面，所以發明解析幾何學的笛卡爾 (R. Descartes)，發明氣壓測高的帕斯卡 (B. Pascal) 等等科學家，另有計的巴斯加 (B. Pascal) 等等科學家，另有座談組織，交換研究心得。這一座談聚會，最初數十年，沒有名稱，到一六九九年搬入羅浮宮 (Palais du Louvre)，乃正式定名為法國科學院，後來這座美侖美奐的皇宮，也變成今日法國國立博物館。類似情況，各種學術的學術院，相繼創立。到了法國大革命時代，合併而成國立研究院 (Institut Nationale — 1795)，拿破崙失敗後，一度分開，到了一八三二年，又再合併而稱為法國研究院 (Institut de France)。現在又是分立時代，不止八九個學術院，下面是國際知名是五虎將：

- (1) 法國學術院 (Academie Française — 1635)。
- (2) 法國科學院 (Academie des Scie.

nces — 1699)。

- (3) 法國醫學學術院 (Academie des Medicine — 1731)。
- (4) 倫理政治學術院 (Acade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 — 1731)。
- (5) 法國美術學術院 (Academie des Beaux - Arts — 1795)。

歷時二三百年的分分合合，無法詳述，只能素描幾位院士的片段，鉤出若干特點的輪廓。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曾獲得一九二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又久任法國學術院院長的學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德軍佔領巴黎，那時他已年逾古稀，也得乖乖去排隊登記。排隊受了風寒，登記回去就臥床不起，不到兩星期，即於民國三十年一月四日，嗚呼哀哉。哲人其萎，享年八十二歲。

賴伯南 (A. Laveran) 二十五歲畢業於法國國立史堡大學 (Universite de Strasbourg) 醫學院，湊上普法戰爭，應征為軍醫，派到前線救護傷兵。這個普法戰爭，法軍一敗塗地，史堡也割讓德國。他這位青年醫師，憤而轉入法國國防醫學院 (Ecole Militaire

de Medicine, Val de Grace) 任教廿七年之久 (1871—1898)。四十八歲 (1893) 被選為法國醫學學術院院士，五十二歲 (1898) 調巴士德研究所專任研究，五十六歲 (1901) 被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六十二歲時獲得一九〇七年諾貝爾醫學獎。他七十三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法國最後勝利，收回失土，目睹他的母校又變成法國國立史堡大學，七十七歲乃含笑瞑目焉。

法國大文豪左拉 (E. Zola) 曾十六次被提名為法國學術院院士，因個人品德，十六次被老院士所否決。他與法國詩人蒲魯宏 (S. Prudhomme) 兩位，同被提名為一九〇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負責審查的瑞典學術院，也認為文人無行，儒林之耻，又把他的否決淘汰，所以聲望較遜的蒲魯宏，一人獨得文學獎的獎金。禍不單行，一九〇二年，他睡覺不小心，煤氣中毒而壽終正寢，年甫六十二歲耳。

福煦 (F. Foch) 被提名一次，即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膺選為法國學術院院士。他曾任法國陸軍大學 (Ecole de Guerre) 的教授及校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盟軍統帥 (Generalissimo)，是他指揮美軍潘興 (J. Pershing)、英軍海格元帥 (D. Haig)、法軍貝潘元帥 (H. Petain)、去擊潰德軍與登堡元帥 (P. Hindenburg) 的陣線。民國十八年病逝巴黎，享年七十有八。

院士者，某一學術院所選舉之學人也。學人而問政，捲入政治旋渦，難免構成叛國的罪行。

叛國院士的後果，美國歐平海默 (R. Oppenheimer) 是免職，英國羅素 (B. Russell) 是入獄，法國孟志是除名。

孟志 (G. Monge) 畢業於潤澤軍校 (Ecole Militaire, Mezieres)，在校擔任數學及物理，教了十五年。三十四歲 (1780) 被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與同年膺選院士的貝素烈 (C. L. Berthollet)，交情很好。三十七歲離校，轉入海軍部工作。他四十三歲時 (1789) 法國大革命爆發。四十六歲，出任海軍部部長，翌年專負火藥及大砲之生產，來支撐革命作戰的急需。他拖貝素烈來幫忙提確製藥。貝素烈發明人造硝，發明用氣漂白法，發明化合親和力學說 (Theory of Chemical Affinity)，是現代化學史上的奠基人物。在他們兩人倡議努力之下，革命政權的國民大會 (Convention Nationale) 通過提案，於是成立巴黎理工學院 (Ecole Polytechnique, Paris—1795)，來培植造大砲、製火藥、修工事的技術軍官。貝素烈擔任化學教授，孟志也教一門新的功課，自編講義 (Geometrie Descriptive—1795)，這一本天書，使他名垂不朽，成為投影幾何的開山祖師。這兩位院士，同校任教，也同任參議院議員。拿破崙被俘逃回，孟志投票擁護，貝素烈投票反對。拿破崙再戰再敗，路易十八世復位成功。於是貝素烈晉封公爵，孟志獲奪公職，而且法國科學院把他約院士除名。

(was excluded from the list of members of Academie des Sciences)。

拉瓦澤 (A. L. Lavoisier) 二十三歲著

文論城市燈火問題，獲法國科學院金章，翌年被選為院士。後專研化學，是他指出 (一) 燃燒必含有光熱；(二) 物質非氧氣，絕不能燃燒；(三) 燃燒所得之重，與空氣所失之重相等；(四) 物經燃燒後，恆變為酸，如係金屬，則化為灰；(五) 釐正當時學者所發現之物質。他的學術貢獻，使他成為現代化學的元始天尊。他三十二歲 (1775) 時，擔任火藥局長 (Regisseur des Poudres)，四十二歲 (1785) 擔任農業部長。所以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被革命份子認為是王黨，於四十九歲 (1792) 被捕入獄，五十一歲 (1794) 時，與其他二十七位官僚，同一天被送上斷頭台。頭是斷了，但法國科學院並未把他的院士除名。大家都同情他的冤枉。時過境遷，法國科學院又募捐為他建立一個銅像於巴黎。

(I) 德國學術院

德國學術院的德文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46，雖是民國三十五年乃有的名稱，本文用之來包括以前的普魯士學術院 (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711) 及最初的科學學會 (Societat der Scienzien—1700) 一個人有乳名、小名、學名等等，太多了人家弄不清楚，不如只用一個為佳。

說實話，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之前，普魯士原是學術落伍之邦，所以德國學術院禮聘瑞士

位 (L. Euler) 到柏林做了二十年院士，又禮聘法國數學家賴達紫 (J. L. Lagrange) 到柏林做了二十年院長。法國大革命以迄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間，學術水準提高了，但德國學術院只是成名教授的俱樂部，只是國王年御賜恩薪的養老院，非常崇拜外國洋貨，漠視本國土貨的。例如歐姆 (G. Ohm) 在私立學院任教，發現電學上基本原理的歐姆定律 (Ohm's Law)，寫成論文發表，德國學術院置之不理，一種「應毋庸議」的冷冰冰態度，使歐姆受盡同事的冷諷熱譏，只好轉赴小城小縣的工業職業學校去任教，以求耳根清靜。幸而後來英國皇家學會，發覺他那論文的重要性，先頒贈他柯普禮獎 (Copley Medal — 1841)，翌年又選他為國外會員 (Foreign Member — 1842)。如此這般，這位本國出品的教員，乃被南部的明興大學 (Muenchen) 聘去擔任物理學教授十二年，乃壽終正寢。歐姆定律現在我們初中物理教科書也有，而且大寫姓名的 Ohm，變成小寫字母的 ohm，是現在萬國通用的電阻單位。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後，德國統一，學術水準更高了，不過對於學術發展，最有貢獻者，不是德國學術院，而是威廉皇帝研究院 (Institut Kaiser Wilhelm)。這個研究院是費施爾 (F. Fischer) 等人提倡，德國工業界樂捐創辦的，所屬各研究所，原設柏林達陵 (Dahlem — Berlin)。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改名普朗克研究院 (Max Planck Institut)，各研究所遷建於邦立哥廷根大學 (Goettingen)。

明興大學，海岱山大學 (Heidelberg)，本校校園之內或附近，與各大學合作，但本身獨立的研究機構，一不招生，二不授學位，與美國大學研究院 (Graduate School)，性質不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醫學獎的人士之中，至少下列十幾位，曾經是這個研究院的院長，研究所的所長或研究員。

- (1) 一九一八年物理獎普朗克 (Max Planck)。
- (2) 一九二二年物理獎愛因斯坦 (A. Einstein)。
- (3) 一九三二年物理獎海森堡 (W. Heisenberg)。
- (4) 一九六一年物理獎莫世約 (R. Moessbauer)。
- (5) 一九〇二年化學獎費施爾 (E. Fischer)。
- (6) 一九一五年化學獎韋達德 (R. Willstaetter)。
- (7) 一九一八年化學獎哈勃 (F. Haber)。
- (8) 一九三六年化學獎狄白 (P. Debye)。
- (9) 一九三八年化學獎顧恩 (R. Kuhn)。
- (10) 一九三九年化學獎蒲定南 (A. Butenandt)。
- (11) 一九四四年化學獎哈恩 (O. Hahn)。
- (12) 一九六三年化學獎齊格爾 (K. Ziegler)。
- (13) 一九六六年化學獎艾瑾 (M. Eigen)。

(14) 一九三三年醫學獎梅奕福 (O. Meyerhoff)。

(15) 一九三一年醫學獎吳二寶 (O. Warburg)。

(16) 一九三五年醫學獎施伯敏 (H. Spemann)。

(17) 一九六四年醫學獎林陵 (F. Lynen)。

普朗克 (Max Planck) 是二十一歲在明興大學讀得博士學位，從三十一歲到七十歲 (1889 — 1928) 在柏林大學主持物理系，以量子說 (Quantum Theory) 獲得一九一八年諾貝爾物理獎。愛因斯坦原在自己母校瑞士聯邦理工學院任教，就是被他拖到柏林的。七十二歲至八十九歲 (1930 — 1947)，他擔任威廉皇帝研究院院長十七年之久，仁厚待人，領導有方，是德國科學界所愛戴的老板。老板的晚年很糟，他的次子因謀弒希特拉 (A. Hitler) 被捕，於民國三十三年死刑。翌年他在柏林的住宅為盟軍飛機炸毀，他本人逃出柏林又為美軍俘虜，民國三十六年病逝於哥廷根。威廉皇帝研究院改名普朗克研究院，就是紀念他的。

蒲朗克逝世之後，繼任院長是哈恩 (O. Hahn)。哈恩在麻堡大學 (Marburg) 讀得博士學位。先赴英國私立倫敦大學跟藍姆塞 (W. Ramsay) 研究，再到加拿大私立麥基大學 (McGill) 跟盧世福 (E. Rutherford) 研究，回德後在國立柏林大學費施爾 (F. Fischer) 手下工作。民國十七年乃入威廉皇帝研究院擔任化學研究所所長十六年 (1928 — 1944)。

他與司徒士敏 (Fritz Strassmann) 於民國二十七年 (1938) 分裂鈾 (Uranium) 與鈾 (Thorium) 成功，而且預言這一分裂反應，可以用之軍事，製造原子彈。這一機密消息，驚動愛因斯坦，上書羅斯福總統，建議美國加速進行原子彈的試造研究。於是美國動員大批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包括康頓 (A. Compton)、賴比 (I. Rabi)、羅林士 (E. Lawrence)、費而彌 (E. Fermi)、鮑爾 (N. Bohr)、查偉客 (J. Chadwick)、魏克納 (E. Wigner)、貝漢士 (Hans Bethe)、施格禮 (E. Segre) 等人，試造原子彈，同時出動飛機去轟炸挪威的重水工廠，使哈恩的試造原子彈工作，無法進行也。

(三) 美國科學院

美國獨立之後，麻州學人在波士頓，組織美國文理學術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 1780)。賓州學人成立費城科學院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 of Philadelphia — 1812)。隨後紐約科學院、聖路易科學院、伊州科學院等等地區性 (Local) 學術院相繼設置。到了美國內戰之時，乃有全國性 (National) 的美國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1863)，成立於華府。該院不是國立的機關，其常年經費不列入國庫預算，而由已故鋼鐵大王卡內基 (A. Carnegie) 捐贈一筆固定基金，生息提用的。院址在華府憲法路門牌二一〇

一號，參觀方便。裡面只有大禮堂、會議室、辦公室等，並無研究所或研究室。參觀說明書上，印明是私立的非營利組織 (Private, non-profit organization)。下列機構，都有 National 一字，都非國立的……

- (1) 美國農夫協會 (National Farmers Union — 1902)。
 - (2) 美國地理學會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 1888)。
 - (3) 美國記者俱樂部 (National Press Club — 1908)。
- 美國科學院是很多全國性的各種學術院之一耳。下列不同學術院，與美國科學院的學術地位一樣的……

- (1) 美國政治學術院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s — 1880)。
- (2) 美國文藝學術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 1904)。
- (3) 美國詩人學術院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 — 1934)。
- (4) 美國工程學術院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 1964)。

美國科學院原分數學組、天文組、物理組、化學組、工程組、地質與古生物組、植物組、動物與解剖組、生理與生化組、病理與微生物組、人類與心理組等十一個組。每年新選院士以三十五人為度，他國院士以四人為度，老院士提名新院士，選來選去，都是理學院醫學院的教授居多，

工學院的教授很少。因為工學院具有土木、機械、電機、化工、航空、造船、車輛、材料、核工、食品加工、環境工程等等，十幾種學系，學生多教授也多，但在院士提名票選時，整個工學院，只相當於理學院天文系一個學系的機會而已。美國科學院現有院士一千二百人 (1,182)。當然天文系地質系這種冷門的學系，很多院士教授的工學院，很少院士教授的。

院士是大家都喜歡的高帽，何不多買幾個，豈不皆大歡喜？毛病所在，在於分組不均，不能配合現實。重新分組，老院士是當權派，又不贊成。何必低頭求人，多費口舌？簡單明瞭，於民國五十三年，自己成立一個美國工程學術院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 1964)，自己每年新選院士四十人上下，現在已有六七百人，再過幾年，就可超過一千多院士。如此這般，美國大學各工學院各學系的教授，院士密度，就能增加十倍。你是院士教授，我也是院士教授，互相恭維，彼此哈哈矣！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美國科學院工程組的院士，主辦美國研究委員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承包政府研究合同，賺了很美麗的美鈔。美鈔多，氣派大，就拿出錢來建築一棟新院址，於民國十三年搬進去，這就是現在美國科學院的院址。其他各組院士雖多，財路狹窄，手面小，出力微末。工程組憤而搖身一變，變成美國工程學術院之後，美國科學院不是國立機關，自己沒有財力另建院址，所以仍留在原址也

。美國科學家，口才好、文筆也好，能夠把飛彈工程改稱太空科學，但不能把印鈔工程改稱淘金科學。不能淘金的科學，與能夠印鈔的美國工程學院，現在是同一院址，分開辦公。

各大學教授可以自己成立學術院，別的行業人士，何嘗不可或不能自己成立學術院？既不抵觸美國憲法，可以用私立的非營利組織 (Privat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向政府註冊，又產生其他學術院，例如：

(1) 美國電影藝術及科學學院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 1927)。

(2) 美國電視藝術及科學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Television Arts and Sciences — 1946)。

(3) 美國家庭醫師學術院 (American Academy of Family Physicians — 1947)。

世界各國教科書上永垂不朽的科學家愛迪生 (Thomas A. Edison) 幼時失學，靠自己努力研究，發明電燈電影、留聲機等，到民國十七年他八十一歲時的統計，總共獲得一千零九十三個美國專利。他過八十歲生日之前，有一位新聞記者去訪問他，準備出專刊。談話間乃知他並非美國科學院的院士，於是記者的筆桿一動，說美國科學院是成名教授的俱樂部，也是發明人才的不樂部。如此這般，愛迪生乃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可見院士不單純靠學術成就或發明貢獻，而且要有學派的後盾。愛迪生不是那一個理工

學院的畢業生，也不是那一個老牌大學的名教授，老院士沒有人提他的名，他久是科學院大門外的門外漢。

(四) 英國皇家學會

文哲方面的英國學術院 (British Academy — 1901)，藝術方面的皇家學術院 (Royal Academy — 1768) 雖然自稱是英國學術研究的最高機關；但本文專寫英國皇家學會，他是最具國際地位的學術團體，凡是英國教授，姓名之後附有 FRS 者，表示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FRS = Fellow of Royal Society)。

十七世紀英國革命時期，私立牛津大學若干有志格物致知的學人，組織一個牛津哲學會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Oxford — 1645)，每週在華翰書院 (Wadham College) 舉行一次座談會。注意：那時的自然哲學，後來改稱自然科學，現在通稱科學。革命過去之後，英王復辟成功。漢巧該會的熱心主幹，遷居倫敦，又借用葛瑞漢書院 (Gresham College) 舉行，每星期三的下午，聚會座談，會後聚餐。餐費每人十先令 (Shilling)，每週會費一先令。會員五十多人之中，有人贊成復辟，也有人反對復辟的。他們座談雖然不談政治，但萬一有人造謠中傷，也是洗刷不清的。為預防傷風，就由穆萊 (Robert Murray) 去面奏英王，說明宗旨備案。英王不但滿口嘉許，而且授意冠以皇家字眼，如此這般，就正式改名英國

皇家學會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公推穆萊為會長，而在章程裡，加一條規定「會長就職時，應宣誓效忠英王」。有此一層保護色，公私兩便。因為會章是自己訂的，會址是自己租的，會費是自己交的，會長是自己選的，不需英王圈定，所以參觀說明書上，印明不是政府機關的文句 (Non-government body)。也就是說，英國皇家學會，不是英國國立，不是皇家津貼的學術院也。

英國皇家學會的選舉會員，並不專選已經成名的人物，也選尚未出頭的少年。例如牛頓 (Newton) 是二十三歲私立劍橋大學三一書院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畢業的學士。因當時英倫瘟疫，大學休課，下鄉迴避二年，乃回校任教，二十九歲被選為會員。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 1686) 那本名著是他四十四歲的寫作。例如達維 (H. Davy) 未讀大學，即在一家私人研究所工作，發表若干研究心得，二十五歲即被選為會員。他的發現硼 (Boron) 碘 (Iodine) 元素及發明安全燈是中年及老年之事。例如赫胥黎 (T. Huxley) 二十歲醫學院畢業，即進入海軍為軍醫，二十五歲被選為會員，二十九歲自海軍退役，轉任教職。他的「脊椎動物的解剖」(Anatomy of Vertebrated Animals — 1871) 是他四十六歲時乃出版的名著。

柯文德 (Henry Cavendish) 二十二歲

即離開私立劍橋彼得書院 (Peterhouse, Cambridge) 並未拿到學士學位。他自己格物致知，二十九歲被選為皇家學會會員，每週必去參加座談聚餐，交換研究心得。他發現空氣中含有氫及二氧化碳 (三十五歲)，水的化學成份 (五十三歲) 以及比熱、潛熱、靜電放電及電容等等。他家是英國泥盆縣 (Devonshire) 的世襲伯爵，他的晚輩於一八七一年樂捐鉅款在劍橋大學內建立柯文德物理研究所 (Cavendish Physical Laboratory) 來紀念他，結果這個研究所產生很多諾貝爾獎，舉世無雙。

- (1) 一九〇四年物理獎雷禮 (Lord Rayleigh)。
- (2) 一九〇六年物理獎湯姆遜 (J. J. Thomson) 父。
- (3) 一九一五年物理獎老布來 (W. Bragg) 父。
- (4) 一九一五年物理獎小布來 (L. Bragg) 子。
- (5) 一九一七年物理獎巴客籍 (C. Barkle)。
- (6) 一九二二年物理獎鮑爾 (N. Bohr) 丹麥。
- (7) 一九二七年物理獎魏爾申 (C. Wilson)。
- (8) 一九二七年物理獎康頓 (A. Compton) 美國。
- (9) 一九二八年物理獎李察森 (O. Richardson)。

- (10) 一九三三年物理獎狄賴客 (P. Dirac)。
- (11) 一九三五年物理獎查俾客 (J. Chadwick)。
- (12) 一九四六年物理獎湯蔭生 (G. Thomson) 子。
- (13) 一九四六年物理獎艾波頓 (E. Appleton)。
- (14) 一九四八年物理獎布六傑 (P. Blackett)。
- (15) 一九五〇年物理獎鮑偉爾 (C. Powell)。
- (16) 一九五一年物理獎華爾頓 (E. Walton) 愛爾蘭。
- (17) 一九五一年物理獎柯谷德 (J. Cockcroft)。
- (18) 一九五四年物理獎鮑寅 (M. Born) 德國。
- (19) 一九七三年物理獎焦式森 (B. Josephson)。
- (20) 一九七四年物理獎休友熙 (A. Hewish)。
- (21) 一九七七年物理獎莫梯 (N. Mott)。
- (22) 一九〇八年化學獎盧世福 (E. Rutherford)。

盧世福是柯文德物理研究所的出品，後來又久任所長。物理與化學的尖端是共通的，給那一種獎金，都說得通的。二十年前的數字，英國皇家學會共有會員六百十六人，內中大多數是私立

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等校的理工醫教授，但同時也選舉名工程師柯威爾 (C. Cockwell) 羅敏泗 (G. Robins) 皮敦敦 (A. Pilkington) 等，名董事長賀亞諾 (Arnold Hall) 魏爾辛 (A. Wilson) 祁爾頓 (Lord Kearton) 等等百萬富翁為會員。發展學術需要很多金錢的，反正「客棧裡的臭蟲，是吃客」，不是吃貧窮旅客，就是吃百萬富翁，吃那一種血汗，都說得通的。百萬富翁自願樂捐鉅款，就給他一個終身榮譽職，有何不可。

(五) 中央研究院

我國中央研究院是民國十六年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等人提議，由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而設立的，對外譯名 Academia Sinica 是馬相伯先生的手筆。從自設各種研究所來看，似乎是德國學術院與滿期克研究院的混合組織。從遷台後倡導國家長期發展科學來看，似乎是美國科學院與美國研究委員會的原版翻印。但美中不足之處甚多，例如第十屆院士會議，票選新院士八位，只有屈萬里先生一人是在國內的，其餘七位都在海外。那時總共七十七位院士之中，有五十六位常年不能回國，並不負起推動學術研究的責任。所以那年聯合報彭歌的三三草，主張對於不能回國的海外學人，宜多選為名譽院士，藉以提高國內院士的名額，逐漸轉移重心云云。輿論界之影響，微弱而無顯著改進。我認為這是一個國立的文機構，似乎應由立法院修改規章，增加一條條文：『國內公私文武院校之能授予碩

士博士學位者，其校長院長及研究所所長，一律聘為中央研究院的聘任院士。」

國內現有一百數十個研究所所長，加數十校長院長，再加原有選任院士，總數二三百人耳，不多不多。聘任院士一旦改行轉業，另有高就，他的聘書自動無效，由繼任之學人遞補應聘。中央研究院譯名是拉丁文，聘任院士也可以譯成拉丁文的 Ex-Officio，來與選任院士的 Academician 譯名，表示區別。院士不是高不可攀的摩天嶺，海外豈可成爲學人的獨木關？在國內實際擔任各校研究所所長的學人，是實際推動學術研究的主將，苟名符其實，聘爲中央研究院的聘任院士，則在國內苦幹的賢宿及海外返台的英俊，乃無惘惘之感，乃有勃勃之氣。若靠老院士提名，再加分組不均的限制，他們今生今世，百分之九十九，沒有成爲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希望。先應聘爲聘任院士，再競選選任院士，就比較容易，居於「進可以攻，退也能守」的戰略要地，自然而然，各校研究所所長，就較易羅致學人。

增加聘任院士，是擴大中央研究院的基礎，同時各種研究活動，也隨之而盛。研究活動的方式很多，都有效果，都值得採用。例如最簡便的座談聚餐，就可以每月舉行一次，來宣讀論文。自助餐方式的聚餐，一人一盤，兩三百人的聚餐開支，可能較之招待一位學人回國的機票，便宜實惠。聚餐是隨便坐，飯後可隨便談，老少一堂，忘年之交，會產生「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的反應，具有啓示、靈感、鼓舞、刺激的作用，是領導研究的無形線索也。英國皇家學會的成

功，有例可援。

賀萊慧星的賀萊 (E. Halley) 二十歲在私立牛津大學皇后書院 (Queen's College, Oxford) 肄業時，即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刊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 1676) 上發表文章。國內各校研究所的研究者，何嘗不可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談會中，宣讀自己的研究心得？不限理工論文，所有文學、歷史、政治、醫學等等論文，曾經一位聘任院士推荐者，即可宣讀。座談會富有彈性，人數少，一個講堂，論文多，分組舉行。不同行的人士，可以聽也可以問；座談中的賓主，可以代答也可以補充的。「往來無白丁，談笑有鴻儒」，促成老少學人，有機會交換心得。如果年青的一代，根本沒有機會參加，很多年老的領水，很多博學的導師，也根本無從發揮他們的領導功夫。國內研究生，在自己研究所所長率領之下，到中央研究院旁聽參加，有何不可？

保險有人說，物以稀爲貴，設置聘任院士，增加一兩百人，院士就滿街走，誓死反對到底！噢！也是民國十六年以後，那時北伐底定全國，有些人誓死反對把國立北京大學，改稱國立北平大學。如果當年改名北平，今日台北附近，國立北平大學自然早已復校。如果現在不增設聘任院士，院士可能更多的。不相信嗎？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已經自己成立一個中華學術院 (The China Academy)。或早或晚，國立政治大學的教授，可能組織一個中國政經學術院。中正理工學院的教授與中山科學研究院的學人

，可能組織一個中國理工學術院。國防醫學院的教授更可能組織一個中國軍醫學術院。學術院自己選舉院士，名正言順。不要以爲軍醫只紅藥水與阿斯必靈兩種法寶，各國軍醫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者，至少已有下列十九人。我們中國軍醫要鼓舞士氣，迎頭趕上，不可以成立學術院嗎？

- (1) 一九〇一年德國貝而仁 (E. Behring)。
- (2) 一九〇二年英國羅斯 (R. Ross)。
- (3) 一九〇四年俄國巴扶洛 (I. Pavlov)。
- (4) 一九〇五年德國柯鶴 (R. Koch)。
- (5) 一九〇七年法國賴伯南 (C. Laveran)。
- (6) 一九一四年奧國巴蘭禮 (R. Barany)。
- (7) 一九二二年英國希爾 (A. Hill)。
- (8) 一九二三年加拿大萬鼎 (F. Banting)。
- (9) 一九二九年荷蘭艾克曼 (C. Eijkman)。
- (10) 一九三七年匈牙利喬志 (S. Gyorgyi)。
- (11) 一九三九年德國董墨客 (G. Damack)。
- (12) 一九五四年美國魏勒 (T. Weller)。
- (13) 一九五六年美國居友蘭 (A. Courand)。
- (14) 一九五六年德國霍士曼 (W. Forssmann)。

(15) 一九五六年美國李察時 (D. Richards)

(16) 一九六二年英國柯立閣 (F. Crick)。

(17) 一九六三年英國霍德金 (A. Hodgkin)

(18) 一九六三年英國赫世禮 (A. Huxley)

(19) 一九六五年法國葉固 (F. Jacob)。

其次修改中央研究院規章之時，立法院似應再加入另一條條文：「凡院士之附敵叛國者，應予除名，並公佈週知」。關於這點，請閱中央日報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二日社論，自然明白，原文如下：

『中央研究院為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國家法律明定者如此，在一般國民，尤其知識分子的心目中，更是如此。不幸的是，近來由於極少數在海外的院士，為中共偽政權奔走，悍然視中華民國為敵體，其言行之狂悖無耻，實久已構成叛國之罪行。本年二、三月間，在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報章刊載廣告，要求卡特總統儘速與匪偽政權，建立外交關係，簽名者之中，竟亦有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焉。中共及其運用之報章雜誌，更藉此大肆做文章，列舉這些院士，對「祖國」如何熱心來打擊我們。中央研究院對這極少數寡廉鮮耻之徒，遲遲不作處置，何以號召海內外同胞？或謂院士既經選出，一為終身榮譽職，又無除名等規定，處理程序上，恐有困難。』

以前大陸變色之時，已有翁文灝等院士附敵；今後匪共來侵之秋，可能尚有海外院士認同；沒有一條除名的規定，如何處理應變？二而再，再而三，無法適當處理，萬一中央黨部反映到中央政治會議，而把中央研究院取消，豈不更糟。現在中央研究院是海外學人俱樂部，國內教授不樂部，何不增加兩條條文，把他改成公私文武同仁堂，來推進文化沙漠中的學術研究？

我們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是：「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中央研究院是國立文化機關之一，所以我想到應該聘請國內公私文武院校的校長、院長及研究所所長，來擔任聘任院士。更能發揮民族精神、自治精神與國民道德，更能就近領導學術研究，更能就地取材發展學術也。我們中華民族是很優秀的，誰說文化沙漠中，一定造就不出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才？在海外造就出來的諾貝爾獎人才，那一位曾回台灣一行？

(民國六十七年一月)



人生哲學概論

楊紹南 著
定價 八六元

人生有如一座寶藏，它蘊藏了至深至廣而錯綜複雜的奧秘。然而這座寶藏的奧秘，並非少數哲學家所專有獨享，而是人人所應共有的；因此對於人生的寶藏，人人都有權予以開啓，予以瞭解，予以利用。至於人生寶藏是指與整個人生有關的真理和原則，本書作者根據其經驗和理論，依照正確的人生哲學定義，參考中西學者的立論，以深入淺出的文筆，將人生的種種真理和原則，作詳盡而有系統的滙集和述說，定名為「人生哲學概論」。冀願明智讀者，人手一冊，悟以踐之。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